

WINNER TAKES ALL



華 爾 街 風 雲

凡妮莎·杜拉克／著
陳麗莉／譯

〈作者近照〉



INTERNATIONAL VILLAGE BOOK STORE
國際村文庫書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華爾街風雲／凡妮莎·杜拉克著。--初版。--

臺北市：國際村，1994[民 83]

面；公分

譯自：Winner takes all

ISBN 957-754-085-6(平裝)

874.57

83001464

新譯·名家名著 14

華爾街風雲

NT.250

〔美〕凡妮莎·杜拉克／著

1995年2月／初版

〈出版者〉

〈總代理〉



《國際村文庫書店》有限公司

啓現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寶興路45巷1號

電話(02)9173274

傳真(02)9140579

發行人·陳翠霞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6218號

台北市木柵路三段85巷23弄26號2F

☎ 郵政劃撥：1729753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754-085-6

〔美〕凡妮莎・杜拉克／著

華爾街風雲

書名：WINNER TAKES ALL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0. Vanessa Drucker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Melanie Jackso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4. 國際村文庫書店

前言

歡迎來到却爾登納姆·阿爾布納克魯法律事務所，在這兒有兩百年優良的傳統，有一九九〇年代大筆金錢遊戲的狂熱；在這兒野心勃勃的年輕律師終於瞭解休假只是一種謠言，新科合夥人也體驗到那種永無止盡的壓力。

在《華爾街風雲》這本書中，事務所裡兩個派系的領導人展開一場權力鬥爭：艾里爾·雷姆，他主掌營業額蒸蒸日上財政部門；邁爾·辛孫則是行政部門的主席。本質上這場鬥爭起因於雷姆處心積慮地想在這個金錢世界引發一場革命，他以賄賂為手段，精心設計了一場陰謀。如果他成功了，事務所和合夥人都會賺進大筆鈔票，多得遠超過他們所能想像的地步——但是雷姆也可藉此排擠掉他的對手。

彼得·可瑞菊，事務所裡最有才華的年輕律師之一，找到艾里爾陰謀的證據，發覺艾里爾大半是為了一個人的私利，於是展開一連串的調查行動，卻也引發他對自己的價值觀和目標產生了質疑，他該加入這個技巧高超的團隊，抑或他該秉著傳統的道德

觀勇敢地衝出這場鬥爭？在却爾登納姆·阿爾布納克魯法律事務所，我們也看到了吉娜·安吉拉，她聰明、漂亮，卻跟她的老闆可蘭西·邁斯威爾糾纏不清。可蘭西是否會離開伊蓮娜——他出身高貴的妻子，或者他會爲了挽救婚姻而放棄吉娜？還有茹瑞兒·李瓦克，年輕的單身母親，她爲了事業犧牲了一切，她是否能成爲事務所的第一位女合夥人？

《華爾街風雲》帶我們暢遊華爾街律師的世界，合夥人會議，在印刷廠徹夜守候等待證券交易消息見報的人群，禁止外人參加的閉幕晚餐，雞尾酒會，還有激烈的競爭，凡是想出人頭地的年輕律師都必須經過這場洗禮。

在這本描述詳盡的小說中，對極具權力的華爾街法律事務所所有深入的探討。閱讀此書，我們彷彿置身於華爾街的行動中心——合法的，非法的，或是違法的。

作者凡妮莎·杜拉克是華爾街某著名法律事務所的資深人員，目前她往來於紐約與倫敦兩地。劍橋大學畢業後，她曾寫過幾齣劇本，並曾在倫敦上演過。她也曾在英國及美國的電視公司工作過。目前她正在著手她的第二本小說，故事背景是當前的藝術界。

華爾街風雲

第一章

「我得走了！」彼得·可瑞菊說：「我要去接一通從東京來的電話。」

「從東京！」伊力士——彼得的表哥，在杭特學院教授二十世紀初期的歷史。他的語氣似乎有些嚴肅。彼得是個生活在時間和空間的特務。

彼得的電話有些燈開始閃爍了，同時並夾帶著嗡嗡聲，顯示有電話進來了。可瑞菊按下按鍵和歐克拉飯店接通。如往常一樣，接線情況良好，而且那位日本籍接線生的英語比他自己的秘書還要好得多。

「是可瑞菊先生嗎？請稍待片刻，我為你接肯恩先生。」

現在應該是日本時間幾點鐘呢？星期四，凌晨五點？肯恩先生是位財經方面的天才，他絲毫不明白黃昏或黎明或飛機誤點有何意義。

「彼得。」

「早安，肯恩先生。我希望你已從飛行的疲倦中恢復過來。」

「我三點就起床了，並重新看過第十一章段落B的部分。我關心出貨的時間行程。」彼得深深地嘆息，並注視著堆在桌上那些未批閱的公文。處理這些事情的壓力很大，特別是又得面對殘暴的肯恩。

「我們已優先進行了。」可瑞菊儘量小心地說。他昨夜只睡了三、四個小時，「你認為三年的時間太長了嗎？」

「太短了，這個研究才剛剛起步而已。」

肯恩不顧一切想得到米素奇，這是一家日本公司。它發明一種能去除難洗污點，包括蛋黃、蕃茄醬、精液等的去污劑。

「時間是一個決定性的關鍵，肯恩先生。米素奇可能很重視這一點。」

「說服他們是你的責任，」肯恩很不耐煩地說，「這就是我想要的。」

可瑞菊可以將責任推給這件案子的合夥人——克利斯坦·貝勒特，肯恩與他壞脾氣的顧客以及該做些什麼都是克利斯坦的責任。而對於已有十五年經驗的律師——可瑞菊，他的責任則是說服肯恩讓他相信他一天有二十三個小時都在為肯恩的利益著想，且以肯恩的事務為優先，即使是在睡覺時。

「過兩個小時，你再打來，開完早餐會報後，我會回來這裡。」肯恩掛上電話。

彼得的電話仍閃著燈，顯示又有電話進來了，他用手撥弄他褐色的頭髮並喝了一口咖啡。

「這是貝勒特辦公室。」

「葛洛莉，貝勒特在嗎？我是彼得·可瑞菊。」

「貝勒特先生在西特公司開會。」

「請他回來儘快和我聯絡，有緊急的事。」

「我會給他留張紙條。」現在是五點二十九分，葛洛莉的工作時間剩不到六十秒了。東京的一個危機，可瑞菊生涯中的小災難，但對她來說並不代表什麼。她年輕，指甲總塗得像似四十年代珠寶般發亮，她必須趕公車去史特坦島。

七年前，可瑞菊第一次去却爾登納姆·阿爾布納克魯，那時他是哥倫比亞學院二年級的暑期實習生，他想像這家公司的合夥人都是像克利斯坦·貝勒特一樣的有名望。總之，却爾登納姆並不只是舊華爾街的一家公司，也是一種傳統、威名遠播且有威嚴的法律公司，以培養人才和建立友善如梵諦岡般的關係而著名。

可能那一直是個謊言，或者是時代改變了，或是二程原因同時造成的。在外界的眼光來看，却爾登納姆仍保持難以敵對的外表形象，從可瑞菊第一個暑假開始加入後，他發現這只是個虛假的形象，除了克利斯坦·貝勒特以外。

克利斯坦是法律訴訟界的新希望。這些年來，除非是在電影裡，否則不會再有像克利斯坦這樣好的律師了。其他的合夥人大多是平凡、貧乏、不具個人風格的，從不為錯誤做任何補償，而從法律學院雇用的年輕律師也不再帶來任何新氣息。彼得·可瑞菊於一八〇〇年以前，在喬特普林斯頓學校就讀時，他的家族一直定居於康乃狄克州的林奇費雅德，他發現自

己是個猶太、以色列和義大利熔爐的例外。

在剛開始的數年間，可瑞菊曾奉承地想引起克利斯坦對他的注意，雖然他察覺到年長的股東在乎的是他勤奮且適然的工作態度，而非其鑑賞力。克利斯坦的工作，包括私人錢財的存放，是比一般却爾登納姆公司的事務要有趣得多。克利斯坦很容易和人打成一片，他從不在其他人面前讓同伴出醜難堪。在經過八小時辛苦的工作後，克利斯坦仍能很安詳地吐出一口煙，並至少會對同伴說聲謝謝，縱使他工作無所進展。

因此剛開始時，可瑞菊滿慶幸找到一個似乎很安全的避風港，但是自從他成為公司的主要幹部後，一個星期九十個小時的工作時間，使他再也少有時間和精力去享受克利斯坦·貝勒特過時老舊的法律方式。處理這些事務是很令人頭痛的，就像這次肯恩的「日本人交接事件」，雖然克利斯坦和其他人都堅持將之視為特權。

蘿愛妮——可瑞菊的秘書，在對講機中呼叫他。

「我現在可以走了嗎？」

「妳想工作通宵嗎？」

「先生，今天不行。這個星期，我每個晚上都工作超過九點。如果我繼續如此，我想我得為自己換個新的男朋友了。」

蘿愛妮，一個四十多歲的黑人，她是個滑稽的人物，浪費許多時間在令人氣結的錯誤上，却比每個人都存活得久。

「彼得，別忘了今晚給自己來份熱騰騰的晚餐。」她以溫柔的聲音建議著，「如果你想繼續熬夜的話，你就得吃晚餐。」

前晚在午夜前，可瑞菊訂了一個漢堡，正巧碰上會議時間，等結束後想吃時，那煎肉都已凝結成脂了，所以他吃了一袋在抽屜中發現的洋芋片。

「好的，我發誓。謝謝妳的關心。」

「你將在廢物堆中盡本分，這就是你關心自己的結果。燃料用盡，便是他們所說的。我已經在這裡工作十二年了，我看過許多的夥伴耗盡自己的能量而終結。」

羅愛妮的同事已經燃盡自己超過十年了，而她仍浮游於失落的檔案、遲來的帳單和不慎打字錯誤的深海中。

可瑞菊掛上電話並轉向窗戶，偷得片刻的寧靜好為晚上的奮戰而加油。窗外，十二月初的天空已經轉白了。在高高的四十八層上，窗戶和橋上的燈光閃爍似聖誕樹上的裝飾。入夜後，可瑞菊更珍惜那寶貴的視野。白天時，高樓造成的差異總是令人不悅。他寧願靠近城區繁華俗氣的街道，去體會律師們所謂的「真實世界」。將人一生中所有清醒時刻，全投入虛幻的財經術語中是很不尋常的。黎明之後，只要却爾登納姆·阿爾布納克魯突然清醒，那麼一切事務便會轉向，想讓眼睛休息一秒鐘都是不可能的。

當公司大部分的員工都回家時，通常大約是五點半鐘，整個法律公司便像是個沈睡的人。在辦公室裡，有數百個律師聚集，傾盡所有腦力，填滿那些明早前必須改寫好的文件。

可瑞菊想，我們生活在一個晨昏顛倒的世界裡，當蘿愛妮和她的朋友回家看電視秀時，我的日子才正開始呢！在另一方面，肯恩已經在歐克拉飯店的厚地毯上踩著脚步走了兩小時了。整天走廊的喇叭聲和秘書們的吵喋聲把我們和真實世界連結在一起。現在，一切都結束了，兄弟——最摯親的友誼，又把彼此連接起來。

「彼得。」

「大衛。」

「怎麼回事？」

「西爾尙在中午前要一份新的契約書，我想我得趕整夜的報表了。還有，我每兩小時就接到從東京來的電話，要我更改那些不能妥協的項目。」

「這次我真的損失了，」大衛抱怨地說，他和可瑞菊是同級的稅務律師，與可瑞菊是多年的好友，「我又發疹了。」

「那是過敏，大概是你又吃了什麼吧？」

「星期一我看過另一位皮膚科醫生，他們的說法都一樣：『緊張』。我像一隻全身都是斑點的龍蝦，上次只有感染到手肘，這次已蔓延到手臂了。」

大衛·葛林納，即使沒有長疹，也不是一位英俊的人。他有鬆垮、蒼白的皮膚和捲曲稀疏的頭髮；走路時總是傾向一邊，一副像是曾因車禍、神經衰弱和自卑而引起沮喪的樣子似的。令人懷疑的是，他在却爾登納姆已經待了五年之久，只要他不發怒，仍是個很敏銳的稅

務律師。他能清楚地分析客人繁瑣的情勢、吸收所有的資訊，且提出一個清晰而有條理的解決方案，而那往往是一些資深的同事困擾了數星期才想得出來的。

相反地，可瑞菊則是高挑、理智、擁有使人深具信心的微笑以及可以信賴的眼神，但他並不自覺擁有吸引人的面孔。

「我不能被感染。」葛林納說，「這三個禮拜來，我一直在研讀有關養老金的稅務問題，一連七天，我都在圖書館待到清晨兩點。我確定我已掌握到重點了；我找到所有的大標題和註腳。昨晚，我去找哈柏爾討論我的研究，他顯得很冷酷，他總是如此。我在那裡坐了整整五十分鐘，而他却興奮地講著電話。你注意過他辦公室裡那些怪異的圖畫嗎？達利的『記憶的持續』和布紐爾的電影裏那幅眼球被刀片切割的海報，還有那些蒂凡尼的檯燈。最後，總算他掛上電話了，看着我，好像才剛發現我來似的。」

「他對每個人都是如此。他只注意SEC規則而已。」

「他以尖銳的語氣問：『什麼事？』，我的手掌都冒汗，胃也打結了。『我已看過你的備忘錄，你漏掉了最重要的決定。不過很幸運地，數星期前我們已將它列入第一年的計畫裏。我立刻接起案子。我認為你的工作可以提供一些資料，但是我錯了。』」

「你花了多少時間呀？」

「大約二百一十五個小時。整整一個月，我沒有一個晚上是在家的，唯一的一次是去看醫生。爲什麼他要如此做？他騙了我，設計好一整年暗地裡和我競爭。」

「他很精於此道。」

「他討厭我嗎？」

「他是無法對事情有感覺的。除了SEC，他不在乎任何人或事。」

「你認為他很精明嗎？」

「我想……在他的專門領域裡，的確是的。」

「我討厭那樣。每個人都認為他很聰明，但他不是。他只是比任何人都說得頭頭是道罷了，只是一部小機器。想瞭解他說的話，唯一的方法是只要過濾出每十五個字。」

「忘了整件事吧！」可瑞菊勸說，「如果你一直在乎他，只有使你的紅疹更加惡化。回家去吧！好好地睡一覺。」

葛林納抱怨著：「我不能回去，回去只有更傷心而已。」可瑞菊知道再多說也沒有用；無論他再說什麼，葛林納也會在辦公室裡來回不停地徘徊，在一整個月都埋頭於一個專案之後，再也無法很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了。對可瑞菊來說，也常常如此，變得害怕面對那亮眼的陽光。

可瑞菊吃掉從他最上層抽屜中的一堆文件中找出來的半條Toblerone，並說：「你必須停止生病了，大衛。你必須冷靜下來。」

「除非過年前後可以解決掉，否則我會崩潰。你聽說了嗎？有六個同事在今年聖誕節時將會被裁減掉。」

可瑞菊已聽說過這個謠言：「祈求上帝，沒有人可以任意解雇你。你已有資深的年資了，兩千六百個小時呢！」

「那仍無法救得了我。當你快要死時，就是快要死了，他們會毫不考慮地把你丟給野狼。」可瑞菊遲疑著。他曾看過許多同事離開，有時會明瞭，但有時也似一團迷霧。但他仍堅持一個結論：在一個企業中，要求絕對的忠誠和奉獻時，是必有代價的。也許所有人類的行為都相同，或許每個地方都有不公平的事情，也或許沒有真正的合同。

他勸大衛說：「你不是大砲中的廢料，而是一枚子彈。你瞭解其他律師所漏掉的捷徑，他們仍需要你的。」

可瑞菊打從心眼裡欣賞葛林納，也很同情他的痛苦。和其他人以緘默、退縮逃避的態度比較起來，葛林納無疑是敢做敢當，勇於負責的。不管怎樣，可瑞菊可受夠了一整晚都在搞這些東西，他實在累極了。還有，那該死的克利斯坦跑哪兒去了？就在這時候，另一線電話有動靜了，可惜不是克利斯坦。

是盛怒的肯恩：「彼得，克利斯坦呢？」

可瑞菊對葛林納說：「我得忙了，又是東京那檔事兒。」他轉身投入日本方面的事去。肯恩咆哮著：「我找他已經找了半個鐘頭了，你們這批人到底有沒有在幹活兒啊？」

「我已經試著在找他了，他很快就會回到辦公室。」

「光是快是不夠的，我現在就要跟他講話。還有，別在那兒光說不練的，快把他給我找